

國難與文化

著 淬 柳



黑 白 著書

黑白叢書之四
國難與文化
柳湜著

上海黑白叢書社發行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五月三日

國難與文化目次

- | | |
|-----------------------|----|
| 第一節 幾月來的感想..... | 一 |
| 第二節 什麼是思想運動與文化運動..... | 八 |
| 第三節 從五四運動到今日..... | 二一 |
| 第四節 當前文化運動中的病症..... | 四七 |
| 第五節 中國文化運動新階段的淺見..... | 六〇 |

第一節 幾月來的感想

近半年來，個人的感想真是太多了。半年來的世界，半年來的中國，真所謂「變化多端」，世界與中國都在驚濤駭浪中，沒有一刻寧靜過。由這巨吼的濤聲裏，我感覺的是什麼呢？不是恐懼，而是一種自我醒覺的要求，我對於世界，對於自己生活着的這所謂文化的環境，都生出了一種重新估量與認識的感想，對於過去我有着無限的感懷與自責，我強烈的要求檢討過去，與更進一步的認明現在與將來。

這一種感想，我也從許多友人的感喟中感覺到，這不僅是我個人的神經過敏，幾乎也是與我同一生活內容的一切友人的共同的心懷。我在不知不覺中，

生出了一種自喜，我想道，這也許就是中國民族自我醒覺的要求的一種反映罷。果如此，這原是新生之前必然有的現象啊！

我沒有時間來漫談個人身心的感觸與變化，這裏我要談的只是半年來我在這所謂文化環境裏所看到聽到感到的事物。記得我最早對於當前文化事業的一些不滿，自然是屬於一種雜感，我所接觸到的文化部門，我所看到的一些具體事例，我懷疑，我不滿，因此也逼得自己說了不少的話。有時，也因別人的感到，別人的懷疑和批評，因此引起我去考察，而把我的懷疑和不滿越加擴大。

譬如去歲我在香港時，就因和朋友們的閑談中，談到了許多問題，我發生了許多感慨，在生活日報的「週報」裏，我寫了不少的文章（現均收在實踐論中），後來回到上海，才知道，那些文章也很引了一些朋友們的注意；在文化許多部門中，我們一天天碰到有人在對空想的或機械的觀點，公式主義；過去那

種傳統的偏狹性以及舊的工作方式表示不滿。漸漸的，大家都覺得照着這樣的現狀弄下去，不是辦法，普泛的存在着一種對於現狀的不滿，要求改造的心理。我們真的到處都聽到不滿的聲音了。

在最近數月中，各種刊物上常看見批評當前文化的文字，這決不是偶然的。我尤其對於蔣弗華先生的「青年思想獨立定言」，和由炳之先生提出的「反差不多運動」，覺得非常的值得注意。雖然蔣先生對於當前的思想運動也僅僅在消極方面痛下了許多切實的批評，對於青年喊出「思想獨立」，「尊重知識」，並沒有告訴我們過去的思想運動的錯誤在那裏，當前的思想運動應該怎樣，但仍舊有它的價值存在，至少蔣先生已對當前思想運動提出改革的口號來了。至於炳之先生對文藝作家喊出「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就是「反差不多」運動，這不過是反對文藝中的公式主義的意思，這一種批評自然也有他的

意義，絕不因炯之先生把文藝上的「差不多」的毛病一概歸到「前進」的作家，把自己除外，就認為他指出的毛病不值得我們注意。這兩篇文章，至少是說明了到處對於當前文化現象都在表示不滿，並且直接由於文化人口中喊出了。

是的，我們今日聽到的還多半是消極的批評，積極的對於中國文化運動的規劃我們幾乎還沒有聽到。我回想過去自己也寫了不少的文章，現在翻開再讀時，也覺得指摘的地方多過建議，並且是單就一個一個問題而說的話，很少對於整個中國文化問題，作一全盤的考慮。直到今日止，我們雖然也讀到了陳伯達先生提出的「論新啓蒙運動」，可是陳先生也僅僅在這時期，提出了一個新問題，這一個問題並未引起世人的注意，只算是開了一個頭，就沒有下文了。此外艾思奇先生在去歲生活星期刊的「雙十特輯」裏，也談過「中國目前

的文化運動」，但因篇幅的關係，艾先生也並未能將中國文化問題的各方面都討論到，主要的僅僅告訴了我們今日需要的文化運動應當有一個什麼樣的內容，雖然，這些意見都是很寶貴的，但就問題的全面說，這些意見還只能當作討論的材料，並未給我們對整個問題，中國文化運動往何處去的問題作一個系統的答復。

越到近來，由於許多實際的問題，由於許多文化人對當前萬花撩亂的現實現象，感到混沌不清，那種自我醒覺的要求更普泛的在許多人的腦中滋長了，我親自從一個文化的友人的口中聽到他憤慨的問：「我們過去到底幹了一些什麼？」這問題很打動了我，我知道，這一問題的答案無疑的是有許多人在等着的。我們要解決了這一個問題，我們纔能正確的覓得今後的方向，決定今後的步伐。

在過去這一個問題，自然也頗廣泛的被人談論過。但正確的答案並未做出來。檢討過去是等於清算爛賬，是一件繁重工作，不是隨隨便便可以作出的。

我和幾個朋友在幾次的聚談中，覺得在我們開始清算過去之前，我們還要多做一點準備工作，甚至於對文化運動是什麼，思想運動是什麼，這些概念都非重新加以確定不可，不然單從枝枝節節上討論問題，仍不能找出這筆爛賬的線索來。我們在把這些基本的概念認明了後，我們來看過去，來檢討這二十年來的中國文化運動所走的道路，所給我們的是些什麼，它的傳統給我們今日實際的文化事業又是怎樣的影響，今日中國文化運動的病症在什麼地方，然後我們來對今後的規劃，作一番積極的建議。可惜的是朋友們的聚會不常，我們除開在討論基本概念時，彼此交換了許多意見外，我們只留有這樣的一個研究的輪廓，在無可如何中，我來把這一繁重的問題作了一回全部的攷察，我知道，我

沒這樣的能力來勝任這種工作，不過，既然自己有這種感覺，而又得了許多朋友的幫助和鼓勵，因此也不害羞的將我研究的結論寫下來，在這統一救國的聲浪震動全國的今日，文化在救國中的任務自然是構成了一個重要部份，那末，這些不成熟的淺見，就作爲我個人的一種私見而提出罷！如果由這些淺見能引起全國文化界諸先進的注意，那自然是我意外的榮幸了。

中國文化往何處去？這是當前的一個大問題，我們怎樣來認識它呢？單止不滿是不夠的。

第二節 什麼是思想運動與文化運動

我常常感到一個在實際運動中的人，因為無數具體的問題堆集在他的腦子內，很少有機會使他想到原則上的問題，因此他在解決實際問題時，常常看輕理論，譬如，我要對一個在實際文化運動中的人提出「什麼是文化運動來問他，他一定要把眼睛睜得老大向你道：「老柳：我太忙了，沒有時間來和你談這樣的問題」，他以為這一個問題是老早就解決了的，用不着再談，這現象是非常普遍的存在的。

但一個從事實際的文化工作者，一定非對運動本身有明確的了解不可。當前中國文化運動上的許多糾紛，混亂，歸結到最後，也還可達到最根本的認識

問題上去。所以，現在雖然明明知道許多人都忙，也許不大高興來討論什麼原則罷！但我仍覺得在檢討中國文化運動實際的問題以前，首先還有專就與一切具體問題有關的理論的回顧的必要。我要重新向大家提出，「什麼是文化運動」一個問題來。

我們聽了這一個問題後，如果我們原是有了初步社會科學知識的人，一定腦中會記起：社會的構造是由下層基礎和上部建築合成的，下層基礎是社會經濟結構，上部建築卻又可分爲上部建築一和上部建築二，一是政治法制的生活過程，二是社會意識諸形態的過程。平日我們所謂文化，就是指某特定社會的上部建築三，所以我們說文化鬥爭就是意識鬥爭，因爲這一鬥爭的戰野是屬於意識的範圍。某一特定社會的文化既是某一特定社會經濟的產物，爲什麼文化還有什麼運動與鬥爭呢？這是因爲上部建築相互間原來都互有影響，並且對經

濟基礎也有影響，生活的物質條件雖是主要原因，但意識的部份對生活的物質條件也可以發生相反的第二義的作用，因此意識鬥爭不僅也是促成社會經濟向前發展的一種力量，並且這力量往往變爲一種新社會秩序到來的引導。我們又知道，社會結構下層基礎，上部建築，這些名詞，在這裏並不是代表著靜止的意思，社會的結構也不能想像爲某一特定的社會，就是某一特定社會純粹的姿態，一點不夾雜過去時代的殘渣，而是極複雜的因素構成的；作爲特定社會的標誌的，不過是就其主導的力而說的罷了。人類歷史是人類自己創造的，社會這東西，抽出了人的要素，就會變爲完全不可想像的事，人類過去的歷史，就是人類全部社會鬥爭的紀錄，社會鬥爭包括人類的一切鬥爭，如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的等。更正確的說，文化鬥爭是屬於政治鬥爭的一部分，思想鬥爭又是屬於文化鬥爭的一部分。這些鬥爭，雖總合起來，都是社會鬥爭，

但各自有各自一定的領域，文化鬥爭雖也是一種政治形式的鬥爭，但文化鬥爭並不就是政治鬥爭，它不能代替全部的政治鬥爭，猶之思想鬥爭雖是文化鬥爭的精髓，但思想鬥爭却只佔文化鬥爭的一部分，思想鬥爭仍有它自己的領域，不能代替文化鬥爭。我們要能不將這些鬥爭的領域混亂，我們才能認明各自的特殊任務，才能規定各領域內最最實際而又正確的方向。

我們現在要攷察的是文化運動，但我在以上說過，文化運動是一種意識鬥爭，文化鬥爭的精髓是思想鬥爭，文化鬥爭與思想鬥爭的差別，不過在文化鬥爭的範圍比思想鬥爭來得大，文化鬥爭可以說是思想鬥爭具體化，或是思想鬥爭在整個意識領域的活動。所以我們又不能不承認，文化運動總是帶着一種思想的運動，我們要了解文化運動是什麼，就不能不先明白思想運動是什麼，以及思想運動在歷史發展中的許多特點。

第一，從性質說，思想鬥爭在全部社會鬥爭中，它並不是社會最根本的鬥爭，它是屬於上層的鬥爭，它的鬥爭方式並不像政治經濟鬥爭的直接，雖然這一鬥爭的發生仍根據一定的經濟政治的條件，並為經濟政治所決定，但它的發生並不是在政治上已有明白的要求後，恰恰相反，它是在政治鬥爭明朗化以前，它就以一種思潮而出現，且對政治具有一種領導作用。所以我們常說意識鬥爭是革命的第一階段，當一種思潮出現時，原看不出革命的形勢，而這思潮裏卻帶來了革命的種子，包含有新政治形態的影子，因為這鬥爭的方式不像政治經濟那樣直接，所以思想鬥爭每每現出它的恆久性，散漫性。因為社會的變革並不能單由思想鬥爭所完成，思想鬥爭不過引導出以後的政治的決鬥。所以在政治鬥爭沒有獲得勝利前，自然它未完成它的使命，就是在政治任務完成以後，爲了鞏固這新的社會秩序，肅清舊社會意識的殘餘，也仍是一種最重要

的因素，它的使命仍未終結。所以我們看見思想鬥爭的持久性，並不像政治鬥爭的多變化，富散漫性。因為思想鬥爭在未變為廣大的社會思潮，帶着明確的政治要求以前，這一鬥爭的出現，起初不過由極少數先進的智識者，反映羣衆的要求，天才的提出，並不一開始就是羣衆鬥爭。一種思想變為思潮，那是因為這思想實際的反映了羣衆的要求，而確實代表了無數人們腦中的憧憬，說出無數人們要說而說不出的話，這些話，馬上再反映到羣衆身上，而變為羣衆的廣大的思潮，形成運動。在開始，在一兩個哲學家的辯論中，幾個文學家的寫作中，少數人對於宗教的不滿發出要求改造的言論中，是還看不到這原是羣衆的要求，這就是鬥爭的起點呢。所以在思想鬥爭上，也缺乏政治鬥爭的規律性，而現出散漫的現象。我們今日回顧某一國家一時期的社會思想的發展史，我們常常看見，在社會鬥爭未白熱化以前，那些思想上的鬥士，他並不自覺自

己是在領導一種革命，他不過覺得從他的良心，正義，真實方面，要那樣說話罷了。

第二，從鬥爭的對象說，思想鬥爭的對象是思想本身，不能超過它的鬥爭的範圍，如果超過思想範圍，它就不能發揮它的效果。思想鬥爭在一定的階段上，它是針對着一定的保守的腐爛的思想體系，是在意識的領域內，擊破羣衆的成見和愚謬，啓發他們新的思想。這種鬥爭是無所不入的深入羣衆，在廣大的意識範圍內展開的，不能把它過於束縛在狹隘的政治任務內，使運動的範圍縮小，變成思想運動代替了政治運動，結果反妨害了思想本身的鬥爭。

第三，從鬥爭的內容說，思想鬥爭的內容必定是從羣衆實際的要求中產生出來，這些羣衆的要求，自然又基於當時政治經濟的條件所育成的。思想鬥爭的內容不僅是思想體系間抽象的理論的鬥爭，同時，最最主要的是個個的具

體的實踐的問題。因爲羣衆在實生活中所碰到的是一個個的問題，要求解答，一般並不注意到思想體系的問題，所以思想鬥爭，最怕的是僅僅做了高級的體系之爭，而忽視日常，更深入的實際思想鬥爭。實際的思想鬥爭，每每具體化爲各種文化部門中的鬥爭，或化爲政治理論的鬥爭。

第四，從鬥爭的效果說，思想鬥爭的效果由於鬥爭性質不同，也與政治鬥爭不相同。它是比較政治鬥爭少動搖性，比較隱固。在政治鬥爭中，一政黨被另一政黨者擊敗，黨內必然陷入紊亂，羣衆失去了領導，那失敗之象馬上現出，在軍事鬥爭中，軍事解體，可以達到無法恢復，完全慘敗。但思想鬥爭却不然，它的勝利，固然不能像政治或軍事的勝利是那麼一種肯定，和突變的現象，但也不如政治軍事那樣容易遭受打擊。在社會鬥爭過程中，思想鬥爭是最頑強一道火綫。統治思想雖然利用權力的高壓，取得思想的支配權，阻礙新思

想的發展，但它無法消滅新思想的發展。思想鬥爭力的估量，很難單憑數量來看，因為一個思想家出現在思想陣線上，雖是一個個人，但他却代表廣大的羣衆，因此，統治者常不敢輕於打擊一個手無寸鐵的思想家，卻敢隨便用刀去取一個政敵的頭。在某一時期，思想鬥爭在表面上是被鎮壓，或宣告失敗了，在事實上或反惹起大的反抗，在暗中正在製造具有更大炸力的炸彈。

第五，從鬥爭的方法說，思想鬥爭比其他鬥爭更適於游擊戰。因為由以上的性質，我們知道這一鬥爭的特點不在於速戰，殲滅戰，因為在思想鬥爭上，我們不能有軍事的戰術，我們僅僅提出自己的思想體系，就想來統治羣衆的頭腦，是不能成功的，因為你要說服羣衆是要把你的思想融化在你對羣衆提出的問題的解答中，你要在每一個大小問題上，都盡了你的思想鬥爭，你才能支配他。

在思想鬥爭的歷史發展中我們可以找出以上的特點，但是，我們要了解當前的思想鬥爭，單單把握了這幾個特點還不夠，我們還得更進一步去檢討在歷史進入近階段中，思想鬥爭的特質。

我們不否認以上的特點，在了解當前思想鬥爭時，仍有需要，但人類歷史發展到今日，社會的變革變得這樣明白之後，思想鬥爭所採的形態，已比歷史上所出現的要減少的它的遲緩性，散漫性，而轉向一種有組織的前哨戰了。同時它帶着更強烈的政治的面目。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今日兩個世界的對立，變為實際的事實，人類社會發展的理想，已被事實所證明，這一現實的存在，改變了人類的頭腦，促成思想鬥爭實踐化（政治化）。這裏維持舊社會秩序與創造新秩序的人們對於自己的命運都看得明明白白。這一時期的思想鬥爭的過程，不似歷史上那樣一拉長動輒數十百年，因為在今日屬於解放的思想系統

早已完成，這一思想系統因爲是代表實踐的真理，它實際上在領導現實生活的鬥爭，很容易爲人們所接受，因此，在思想鬥爭的進程上，我們常常碰到乍看彷彿不能明白的現象，其實是必然發現的一種飛躍。在舊的思想體系中，這時它爲抵抗這新的思潮，幾乎把所有能夠動員的死屍都搬出來。所以在今日的思想鬥爭中，我們看見意、德、日本強制的思想統治，我們看見蘇聯極力在清算資本主義的殘餘，而成二大對立的意識鬥爭，雙方都在強調着。這種鬥爭在世界各角落裏開展，而且其殘酷的程度也不減軍事的鬥爭。

思想的鬥爭在今日已明明白白變爲政治鬥爭一頑強的分野，它適應着政治上的新要求，而以一種新形態出現，這是當前我們不能忽視的事實。

我們在說明思想鬥爭的本質以後，我們現在來答覆什麼是文化運動，那已沒有什麼困難了。文化運動，前面已經說過，它是擴大的思想運動，是思想運

動在各意識領域中的實踐。我們既然把握住了今日思想運動的中心，思想運動的許多特點，那末，這些特點也同樣反映在文化運動上。文化運動離不開以一種思想運動作中心，文化運動離不開政治，是政治的一部分，但文化運動不應該變爲政治口號的尾巴，不應該像政治一樣，太富策略的變動性。所以文化鬥爭應配合着政治鬥爭，不是說，文化跟隨着政治的每一變動，而必需改變它的內容，而是文化鬥爭不應落在政治以後，說得更正確些，文化鬥爭應該在政治的前面，替政治開闢道路。文化鬥爭有它特殊任務，它並不就是政治鬥爭的本身，它不能代替政治鬥爭，完成政治鬥爭的任務。

我們也可以說，如果文化鬥爭超過了自己的任務，那末，它的效果也就變爲薄弱，它不但不能有助於政治的開展，相反的，它會減弱政治鬥爭的力量。一種新的政治形勢，如果沒有新的文化相掩護，這一形勢是不易開展，甚或

不能支持的，因為這一政治不能取得廣大的羣衆支持，則這一政治的基礎的脆弱，必然影響它的存在。

在文化運動中，自然也有它的策略，尤其在今日的文化運動，是變爲較有組織的一種意識運動了；但策略是在文化運動以內的，隨着整個現實的不同，文化上應採取效能最大的方向，而並不是把文化運動去機械的配合政治的策略，把它本身變爲一種策略。

這許多問題是否已經爲每一個參加實際文化工作的人所想到了呢？

第三節 從五四運動到今日

「過去我們到底幹了一些什麼呢」？在我們討論當前文化運動實踐的諸問題以前，我們來作一鳥瞰罷。

全部中國文化史的考察，不是這裏所能辦到的事，也不是我們當前極切要解決的問題，我們這裏想探討的是辛亥革命到今日這一階段裏的文化運動，這二十幾年中「我們到底幹了一些什麼」？

從上節我們知道文化是一定的經濟基礎上建築起來的社會底文化，中國這幾十年的文化運動自然是指基於這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經濟基礎上的一種上層運動，一種意識鬥爭。我們今日的考察，雖然暫時假定以辛亥革命爲起點，但辛

亥革命是一種政治的變革，我們想到這一革命的成功，不能再追溯到這一革命的意識的階段去，不能不想到戊戌政變前後，想到辛亥革命前夜，在文化上所發生的許多現象，不然我們也會不能了解辛亥革命，不能了解以後這幾十年中國文化的發展。但是我們要了解這一長時期的中國文化的鬥爭，我們又不能不對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經濟及政治演變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中國社會經濟的研究雖然本身就是一個繁重的問題，到今日止，「論戰」也似乎還未結束，但大體的輪廓我們是弄清楚了的。

中國社會經濟的結構自從西歐資本主義的勢力侵入中國，它的內部起了極其龐雜的變化。這一老大的封建社會，隨着資本主義的光臨就開始解體了。「資本主義雖以自己的模型改變世界」，但中國這幾十年來並沒有將自己的原形完全脫變，穿上資本主義的衣裳，一直到今日止，中國仍停留在半殖民地的狀

況中，雖然半殖民地並不是一種特別社會形式，可是它在今日却具有特別的發展狀態。這裏現出非常複雜的現象，極矛盾極不平衡的發展。城市和鄉村經濟發展的間隔，沿海各省經濟和腹地經濟發展的差異，形成歷史上未有先例的奇觀，從社會經濟的要素說，這裏有資本主義的，有封建的，甚或還保有更原始的，在同一時代肩並肩的存在着。舊的要素雖然不斷的在沒落崩潰中，但新的要素却無能取得支配的地位，代替舊的腐敗物。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中國資本主義的誕生已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後的階段的緣故，帝國主義雖然用炮艦轟碎了中國的萬里長城，帶來了資本主義的種子，却無意掃蕩封建的存續物，恰恰相反，它在阻止中國資本主義的幼兒成長，維持封建的殘餘，造成它的殖民地的統治。這樣一來，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雖然在五四時代曇花一現，但經不得一點風吹雨打，就枯萎下去。雖然在現象形態上，中國是一天天

現代化，中國經濟部門，確也帶着資本主義的裝束，譬如近幾年的所謂中國經濟建設以及目前農民銀行的發展，好像這是資本主義又在抬頭，並且漸漸擴大到農村去，中國一天天在資本主義化了，實則中國民族資本早已成了帝國主義的附庸，在那裏苟延殘喘。當前的所謂經濟建設不是在替帝國主義佈置大戰，擴大商品市場，發展交通線，就是做了一些不足輕重粉飾太平的點綴，農民銀行的擴大，也不能看作正常的農村投資，僅僅是高利貸採取了一種有組織的形式罷了。中國社會經濟決不因這些微末的變化而改變它那半封建性質。

在這種基礎上，我們再來看中國政治的演變罷。滿清統治的倒壞只可說是中國封建社會基礎動搖的表現，却不是毀壞。辛亥革命表面上雖然造成了共和民主政體，實際並未有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艾思奇先生說這次革命「只能看做從穩定的中央集權式的封建社會之解體的一種過程」，是有理由的。辛亥革

命雖然帶有市民層的民主革命性質，却是非常脆弱的，稀薄的。辛亥革命的結果沒有完成民主的任務，而一變爲軍閥割據的局面，「從整個的封建社會，變而爲分崩離拆的封建社會」，決不能簡單歸之於負擔了這一歷史任務的人所用的策略的錯誤，或責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不該讓位給袁世凱。辛亥革命後的軍閥內戰是封建組織解體的成果，也是帝國主義支持中國封建殘餘勢力的證據，國際帝國主義爭奪其勢力圈的反映。辛亥革命後中國政治不能走上民主的正軌，不是無原故的。這二十五年來中國政治的演變，實在看不出本質上有什麼大的差異，雖然這中間有着宣統復辟的失敗，中國國民革命的興起，值得我們的注意。復辟的失敗只能說明中國再不能回復到集權式的封建社會去，國民革命雖然在執行辛亥革命來竟之業，但到今日止，誠如孫中山先生遺囑所云，「革命尚未成功」。今日我們無可諱言的國內還有封建割據的形式存在，政治並

不見清明，離民主的實踐還有很大的距離。這二十幾年來的中國政治複雜的現象，我們都知道不是出於偶然，一切都可從中國社會經濟中找到根據。中國脆弱的市民層一直到今日沒有壯大起來，担负了他正常的歷史使命。辛亥革命雖然略帶一點革命性，但政權在政治倒壞中，就仍復歸到地主階層之手，這二十年中，民族資本雖然也參加過國民革命最光榮的歷史，但因顧慮太多，終不能不和封建殘餘的勢力和帝國主義妥協，只能作爲一個半殖民地的三位一體的政治的參加者，不能唱出獨立的戲來。

這就是中國社會「上部建築」的一點輪廓。

由這樣的地基上孕育出來的中國文化，它的發展形式也就不能不表現出一種特別的狀態來，我們且先來看看所謂辛亥革命的意識階段罷。

嚴格的說來，辛亥革命的意識階段是做得太不充分的，雖然我們在帝國主

義和中國幾次戰爭中，我們已經看出中國社會上部的意識形態起了動搖，中國士大夫階層對於世界已有了另一種觀念，再不是閉關以前那麼妄自尊大了。隨着帝國主義商品帶來的也有着資本主義的文化，這是必然的現象。在思想方面，自由思想也乘機的輸入，嚴復的翻譯，《新民叢報》等的出版，都可說是中國近代思想運動上最初資本主義型的新思想之具體的表現。不過，這一時期反映在士大夫思想上的並不是揚棄舊思想，而完全無條件接受自由思想，而是在「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精神上，有條件的接受人家的物質文明，所謂「船堅砲利」，「生計之學」，其他忠君孝親，禮義廉恥，舊的風俗，道德，制度，法律，文藝，美術無一不在維持它，文化所出現的是半迎半拒的折衷的態度。雖然譚嗣同和康有為的思想中確也反映了一點新的東西，但並不能說就是當時資本主義關係在中國思想上明白的出現，因為康氏的大同書，到底還是同出於儒

家的空想寫出來的東西。戊戌政變雖然是中國意識的自覺更明白的表現，但結果是失敗的。這一切運動仍止限於幾個出身士大夫的上層思想家，這些先覺的叫喊並未獲得廣大羣衆的呼應，廣大的羣衆仍在做着「真命天子」的迷夢中。

在辛亥革命的以前孫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雖然以新的姿態出現，但當時了解他的思想的人並沒有多少，當時許多留學生同情革命也多半不是接受孫中山先生偉大的民族思想，而只是贊成狹隘的種族革命。孫先生自己說過「乙酉以後，余所持革命主義，能相喻者，不過親友數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祿，惟所稱下流社會，反有三合會之組織，竊反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雖時代湮沒，幾乎數典忘祖，然苟與之言，猶較縉紳爲易入，故余先從聯絡會黨入手。甲午以後，赴檀島美洲，糾合華僑，創立興中會，此爲以革命主義之黨立始。然同志猶不過數十人而已。迄於庚子，同志之努力，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

會黨，始併合於興中會，會員稍稍衆，然士林中人爲數猶寥寥焉。」這一段話，很能說明當時能了解孫中山先生思想的人是如何的少，至於會黨之接受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也不過在「反清復明」（雖然中山先生已不主張復明）的意義上。「庚子以後，滿洲之昏弱，日益暴露，外患日益亟，士大夫憂時感憤，負笈歐美日本者衆，……士林中人，昔以革命爲大逆不道，去之若浼者，至是亦稍知動念矣」，這確是中山先生的民族思想得到了一部分影響，但這些士林中人，以自己出身地主階層之故，一開始對「平均地權」就並無興趣，同情革命，只是當時清庭腐爛之象已現，一種由不滿感而要求的改革而已，至於改革的圖樣，在他們的腦中並不十分明確。這在這一革命流產後，中山先生自己的話裏說得明明白白：「不圖革命初成，黨人即起異議，謂余主張的理想太高，不適中國之用，衆口鑠金，一時風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這裏我們看出辛亥革命

運動的最大缺點之一是意識上的工作做得太貧弱。政治革命中缺少了文化鬥爭的一面。革命的主義不獨始終沒有得到羣衆的反應，與廣大人民羣衆相結合，並且也沒有說服自己的黨人。革命黨的行動更只是在狹隘的排滿這一口號下，與一部分流氓無產階層相結合，在軍事投機下進行恐怖政策，盲動政策。革命是在清廷自腐與外患日亟的時機裏誕生的。所以革命一旦成功，革命的勝利即無法保障，革命即告流產。

這一段歷史，我個人尚有新鮮的記憶，當革命的前夜，我雖然僅僅是一個剛入小學的兒童，腦中卻充滿着革命的傳奇。當時黃克強先生是兒童腦中的新英雄，他在湖南現過身手的，我們都聽見說過。我們當時對革命的印象是暗殺，放手槍，擲炸彈，殺滿洲撻子，運動軍隊叛變。我們當時也看見過革命黨人，聽見他們說話，但絕對沒有聽見他們除開某月某日起事之類的言論外，還

有什麼意識的宣傳。一種與政治相配合的文化運動自然更不能想像了。

是的，我們不能說辛亥革命完全沒有經過一個思想引導的過程，但在意識上所反映的現象，正與中國社會發展形式特點相同，是由於半封建性所決定了的。資本主義的文化，自由的思想對於中國終只是一種輸入品，沒有在中國自己的土地上生根成長，少數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新思想，在辛亥革命時代，沒有擴大為廣大的民族思潮，所以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不獨與羣衆相隔太遠，就是自己的同志也同樣隔得很遠。因為革命在另一形式下早熟了，超過社會發展的速度，使中國文化史上，幾乎可說空了這一階段的記載，革命的發展過程中，少了這一段過程，使辛亥革命抽去了真正的民主性，這未滿足月早離母胎的嬰兒，生是生下地了，可是一出世就是一個先天不足的東西。

這一段空白終於有了五四運動來填補它。中國真正的新文化運動，實在到

五四運動才成爲一種運動。這一嶄新的文化運動是中國民族自我的覺醒，是中國近代思想運動第一次以羣衆的姿態出現在中國歷史上，有人比擬五四運動是中國的文藝復興，實在不能說他過當。但是中國這一文藝復興是在什麼樣的基礎上發生的呢？

誰都知道，這是中國乘着歐洲大戰，帝國主義一時無暇兼顧遠東的侵略，中國從受資本主義薰染的地位進而養成了自己的民族資本主義，中國民族資本這時在帝國主義的壓力和緩中，因此抬頭，它在這半殖民地的經濟結構中表現了它是未來中國社會經濟的主力的面貌。這一刺激在中國社會意識上就爆發出了驚天動地的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不同於過去的戊戌改變，不同於辛亥革命的地方，就在這一運動是普泛的反映了中等社會層在實際生活中的要求。這一運動中，「反對日本

」，「打倒賣國賊」的羣衆的愛國運動的意義，我們固然不能忽視它，但我們覺得它那最大的意義還不在此，而是在對於「中古的」傳統思想，全部起了懷疑，公開的宣告了反叛。那時中等社會層的青年間有的是懷疑，有的是許多在自己是不能解決，而又必要求解決的問題，在苦悶中等答案。這些要求反映到當時運動中去，我們就看出這一運動的多面性，複雜性，和那蓬蓬勃勃的狀態。的確，「打倒孔家店」，「個性的解放」，家庭婚姻問題，提倡白話文，這些新文化運動的口號都獲得廣大羣衆的響應，因為這一切正是大家要求解決的問題，這裏只要有人一提出就全國風靡，成為了一種廣大的思潮，大家的思想都在要求解放，對於舊社會意識，都恨不得一脚踢開，但是大家把這一熱情散發後，不免就會自覺道，那末我們要吸取一種什麼樣的精神的糧食呢？

當時雖然已請出了德謨克拉西（民主）與賽因斯（科學）兩位先生，在哲學

思想與世界文學藝術諸方面都有人出來介紹，以應國人的饑荒，但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並不會因對「孔家店」搗毀了一扇門牆就宣告死滅，「野火燒未盡，春來草又生」，德先生和賽先生雖然似乎紅極一時，可惜的是我們這暴發戶的根底太淺，他們也就無能發展他們的威力。外來思想，文化的介紹，又因自己無選擇能力，無批判的介紹，所以顯得非常的龐雜，弄成了一時混亂，使人感覺萬花撩亂，無所適從。如果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能夠繼續突飛猛進，文化上這時所現出的飢不擇食的現象，原係一種過渡性質，並不能說是壞的現象，可惜的是中國民族資本的高潮期，也就是拋物線的頂點，接着來的大戰終結後，國際帝國主義更以殘酷的侵略君臨中國，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線從此往下降落，一蹶不振。這反映到中國文化運動上，是這一運動不能更向前深入，擴大，打「孔家店」雖然動搖過孔教，卻並未真的將一切封建意識批判的揚棄，

科學精神雖然被人提起了，並且反對過迷信與獨斷，但所謂科學方法到後來最大的用處只留在「整理國故」，一切社會問題雖被提出，但都沒有能力提出改革的意見，甚至連解釋問題的能力都沒有，廣大的青年要求解決的問題，可說仍然未動。不過，比起五四以前的情形，却大不相同，過去是混濶不清，現在是自覺得痛苦，而尙找不出根源與解決的方法。外來思想與文化也因時間太短，不能深入。社會組織的幼弱，不健全，而現出文化發展的短促和不堅定性，一種新思想，新文化，一介紹到中國來，熱了一個時期，必然就冷下去，內部封建意識不斷的復活，外來思想不能深入民衆，變爲自己的東西，結果是這偉大的運動仍害着早熟病，未老即萎縮下去。

雖然五四運動本身並未有充分完成它的任務，東方精神文明的呼聲又復高唱入雲，不獨自己家裏立學鬼都復歸宮殿，並且在外面還招了救兵，請來了太

戈爾，動員了杜里舒，同時又請教了柏格森，從這時起，我們看出中國思想運動所走的道路的特點來了。中國的思想運動已經不再走着緩慢的步伐。中國的文化藝術復興史，在今日的中國不許你有這許多時光，它只給你五六年短促的一瞥，就過去。這是什麼緣故呢？在本書第二節中已略說過了。這裏用不着多說。

從五四運動到一九二五年的國民革命這一段時間中，一方面可以說是文化運動的退潮期。但中國思想運動却不因封建思想的復活而停止向前躍進。我們知道，中國社會在這以後的發展是急激的向破滅開展，民族資本的枯萎，農村的破產，全國各社會層的民衆赤貧化，這一時期，中國自我覺醒已由五四時代中等階層而擴大到工農羣衆。更加上全世界資本主義的恐慌一天天加大，世界革命的動亂席捲全世界，俄國革命由勝利而日趨鞏固，中國羣衆這時已感到現

在自身感覺的問題已不是五四時代提出的什麼賽先生，德先生，更不是胡適先生所談的實用主義和好人政府之類的答案可以解決得了。「歷史的法則已顯露於全世界人民之前」，「中國人民的命運與全世界被壓迫者的命運在同一前途上看見同一曙光了」。從生活的艱辛與世界思潮的激蕩，時勢的轉變，使中國思想運動的過程縮短，早熟，使中國文化上的複雜性，和矛盾更加激烈。新的社會科學，科學的社會主義的思潮，漸漸在中國抬頭。這裏我們特別要提到新青年雜誌，它不僅在五四階段中盡了它的向封建意識反叛領導的作用，同時它也對新社會科學思潮的介紹，盡過相當的啓蒙之責。

接着一九二五年的國民革命到來了，國民革命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再興，是辛亥革命的延續。這一革命爆發於一九二五年，並不是當着民族資本主義的高潮期，恰恰相反，它是在高潮以後。民族資本階層參加這一運動，我們似乎只可

說由於他們一種失敗後的反抗。這一種反抗為什麼能支持這一偉大的運動呢？

我們曉得單靠這一脆弱階層的反抗情緒是支持不了這一運動的，這一革命能夠爆發出來，是因為這時中國社會各階層的羣衆普泛的有了反帝反封建軍閥的要求，工農羣衆已變為反帝反封建最大的力量了，這裏產生了一種為「民主」而戰，為「民族解放」而戰的階層間聯合的行動。因此這一運動無論在意識上，政略上，軍事上都高過辛亥革命，它完全是以一種近代的革命運動的姿態出現。自然，中國在一九二五年能爆發出這一運動來却不能不追溯到五四運動，它把中國中等社會層的意識解放過來，以後社會科學的啓蒙運動，它指示了中國民主革命的道路，這是經過相當的意識階段而形成的革命運動，決不是像辛亥革命那樣潦草作成的。

然而，革命又第二次的流產了。現在回憶過去，我們真是不勝其感慨。一

九二五的國民革命在文化運動的方面是否配合着當時的政治形勢呢？

從事後看來，那是相隔很遠的，那時文化運動明明的落在政治運動以後。因爲政治的演變過速，文化運動實在追趕不上去。那時從事政治運動的個人或政黨，即令不忽視文化運動，在事實上也只把文化運動當作一種補充物。許多政治上的負責人，多數就不了解什麼是文化運動。所謂文化運動配合着政治的行動，並不是文化的任務直接的由政策所規定，而是文化自身直接從羣衆實際的要求上反映政治。那時却不是這樣，文化變爲簡單的標語，口號，公式的宣傳，文化失了本身的任務。現在想來，那樣一個掀天動地的革命，應該有一個怎樣大的文化運動來配合呢！事實上却沒有。這一偉大的鬥爭場面，根本上只有軍事的應戰，而不能將反封建反帝的狂潮，在社會各階層充分地擴大開來。因爲沒有實踐的按照羣衆的要求，按照中國當時羣衆的複雜的意識，在那發展

順利的政治條件下，艱苦的去展開「五四」運動，完成「五四」未完之業，使文化運動在多方面開展，促成各階層從四面八方來擁護革命，守衛革命所取得的勝利。但那時代却有人錯誤的喊出，「五四」時代過去了，把那一段未完之業從中截斷，他們的眼睛只注意到社會意識中一部分前進分子，就錯把他們認為大眾，於是更廣大的羣衆，更廣大的黑暗面反被忽略過去了。

因為文化限於幾個政治口號的圈子內，那些不易接受政治宣傳的羣衆，就無法使他們對於革命發生興趣，即令有些羣衆因生活上的要求走到革命中來，但他的意識裏却保有封建的殘餘物，並沒有堅定的政治信念，這是需要有教育的，而當時的教育並不能滿足人望。結果是弄得一切都不實際，一切枯燥無味。在政治和思想上產生出一種特別的機械論，這種機械論到不是受哲學上的機械論的影響，因為哲學上的機械論派，他們到底還有它的哲學觀點，國民革

命時代所產生的機械論，却是無理論，官僚主義中的產物。我們回憶當時在政治上，上層規定中層的任務，中層規定下層的工作。下層只是按照上層的指導，盲目的在執行，真如機械的轉動。那時代真是「通告」「宣言」的時代，我們常常看見各種民衆組織，一開會要宣讀半天的通告，宣言，上級的指令，但到會的人有的正是目不識丁，對於你所宣讀的歐化文章，比起四書五經還要費解，因為怕人罵爲反革命也只好枯燥的聽下去。至於在思想上呢，這種流毒至今還存，許多青年常不肯自己去用心思，對於自己信仰的某人的言論或「左」的東西，總認爲一概是對的，自己這樣無批判的接受，而同時又這樣向人注入，如果人家要現出一點考慮，就罵這人思想落伍，不足與談。這樣一來，反束縛了革命形勢的發展，革命不能不在過速度的發展中轉變。總之，一九二五十二七年國民革命的流產的原因很多，原不是在這裏要清算的，但當時沒有

與之配合的文化運動，使革命陷於脆弱，孤立，狹隘，因此促成革命失敗的一個因素，我們在這裏是可以肯定的。

一九二七年以後，革命的熱浪過去，無數人們陷入幻滅中，人一到了冷靜的時候，無數的疑問就會襲來：過去這幾年我們到底幹了一回什麼事？今後我們應該怎樣呢？大家的腦子裏都現出一種清算過去和了解現實的要求來。在政治上復歸舊的軌道中，意識形態領域內却不似行動上一樣保守着沉寂。從一九二八後，文化領域內倒也現出一種新的活躍的姿態來。

這時大家因為要求解答革命的流產這一個問題，轉而來追究中國革命的性質，於是中國社會性質這一問題成為必先解決的前提。我們知道，要解答這個問題，是要有相當的社會科學的基礎的。因此由這一客觀的要求，刺激了新社會科學的運動，大量的社會科學譯作；尤其是新經濟學哲學的翻譯書，一時

在出版界呈出了空前的景氣。並且這時的介紹也比「五四」時要進一步，大致也都爭着介紹屬於物觀的這一派。在一九二八年以後幾年中，辯證法唯物論的思潮，在中國思想上捲起了很大的浪濤，由於理論的學習，而進到社會問題的討論，由社會性質的論戰，進到史的唯物論在較大範圍應用的嘗試，（如文學，社會問題，日常生活）。這一時期，總算是這早熟的中國思想運動回歸到深化自己，填補過去的缺項的階段。這原是一個應有的階段，尤其在革命流產後，我們在「仍須努力」的前提下，應該把這一文化的空隙，趕快填滿，並爲着中國民族解放的前途，佈置一個更廣大的運動。可惜的是這一種思想運動是在極忙迫的時間中，極險阻的環境裏生長的，它在發生時，也就因爲忙迫和自己根基薄弱的緣故，本身上帶來了許多弱點，就是介紹方面仍不能用最嚴格的批判的態度，作有系統的介紹，新學術思想的介紹變成了一種營業的投機，形

成一種非常紛亂淺薄的現象，收到粗製濫造的惡果。由辯證法唯物論裏，也同時把偽唯物論中的機械論，觀念論介紹過來。這些東西給某些在政治上有陰謀的人所利用，用到解決中國實際問題上去，於是在同一唯物論名義的陣線內，出現了許多時裝的漢奸。在同一實踐問題中，得出了許多有害的結論，所謂新的思想的壁壘中又起了很大的分化。

是的，我們還不要忘記，在辯證法唯物論的潮流高漲時，肩並肩的還存在着一切形態的觀念論，他們一齊動員起來在對抗這新思潮：真有了「道高一尺，寬高一丈」之概。這對抗是不能用壓力就壓得下去的，壓力反造成對立的尖銳，使中國文化上現出一種非常奇突的現象，在中國文化上所形成的壁壘各自向着兩個極端發展，兩極之間，形成了無文化的現象。文化上造成了這樣的局勢，雖然是由於近代思想運動發展的早熟性，短促性，以及客觀上的壓力激

成的結果，但這結果必然促起廣大的民族文化陣線向狹隘的道路的發展，廣大的羣衆不能跟着上來，必然丟了一切落後的羣衆，使他們和自己隔離，這是非常的不幸的。這一狹隘的觀念，也是在這一階段中養育起來。

總之，一九二八年以後，中國文化運動依然沒有繼承「五四」的餘業，將「五四」的精神在新的階段中發揮出來，新社會科學的運動，雖然可說是繼承新青年以後，將它發揚光大，可是這一發揚，僅僅注意到這複雜社會意識中極少數的前進分子，這樣一種前進分子的運動，不能就說是複雜的中國社會的文化運動。現在姑且不說這一運動的內容到底怎樣，但這一運動一直發展到後來，我們不能不說它在全民族解放的意義上多少是失敗了。

那就是「五四」留下的工作還未完成，對於封建意識還未批判的說服，對於外來的思想還未融化貫通，各階層人的頭腦還未讓它充分自由的解放，未將

全民族羣衆的意欲，要求，一齊反映到文化上來，使文化運動變爲活潑的反映
每一個時期實踐的各階層的要求，成爲一種全民族的思想解放運動，恰恰相
反，它走的是狹隘的道路。

第四節 當前文化運動中的病症

從「九一八」以後，中國民族轉入了一個非常嚴重的時期，廣大領土的喪失，傀儡的分離運動，武裝走私等等，已使中國社會經濟受到巨大的影響，國民經濟加速度的在滅亡中，社會因此更形騷亂不安，政治上也表現出搖擺不定的狀態。由這民族新的危機所造成的現實，自然要影響到全國每一個國民的意識上，使每一個國民無論貧富都不得不在這危難前，考慮自身的生存與民族的關係，對於民族的安危，更不能不關心了。這一現實，奠定了全民族團結禦侮的基礎，同時現實昭告了我們，我們社會內部如果再行分裂，必遭滅亡，要想生存，只有聯合造成民族陣線，實行全民族抗戰，此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

照理講，這一種廣大的國民心理，在文化上應該很快的就反映出來，這時出現一個比「五四」，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八年時代更廣大更深化的全民族的文化運動，不是不能想像的事，因為我們當前擺着的命運，是生與死的問題，民族解放戰爭的爆發，也只是時間的問題了。在這大戰揭幕以前，文化方面應該怎樣來佈置這一偉大的決鬥呢！中國文化運動經過了以上幾個時期，現在並不是以前那麼貧弱啊！

但是，在文化上的反映是非常不夠的。固然我們不能否認，從「九一八」以後，文化各部門，已多少都反映了國難，發出了救亡圖存的呼聲，到前歲，「一二·九」以後，救亡的呼聲響遍了全國，形成了全國的高潮，並且明白的提出了停止內戰，全民族各社會層，不分你我，各釋前嫌，共同聯合起而救亡，這一種廣大的呼聲，確也曾對於這一年來中國的和平統一運動，盡過很大

的推動作用，全國學生英勇的救國運動，冒着血肉與一切搏戰，也都不是白白消耗的，但如果就這一新的政治形勢，從整個文化陣線說，那就實在不能配合。全民族統一的文化運動，中國民族解放現階段的新文化運動，到目前止實在還在醞釀時期。

這幾年來，文化運動爲什麼不能展開爲一種廣大的運動呢？這已是許多從事實際運動中的人自己感到的問題。我知道，許多人一定要答道，這是一個環境的問題，運動中的阻礙太多了，過去我們還不受夠打擊嗎？如果僅是這樣的 reason，那真把運動的主觀力量估計得太小了。阻力雖能使運動的進展一時現出緩慢，反過來說，運動更能粉碎阻力，開闢自己進展的條件的。現在運動的不能進展，除開客觀的原因外，一定還有主觀上的原因，我們不能不把它檢舉出來。

第一，我覺得我們大家過去對於文化運動本身的認識上還有問題，文化運動到底是一種什麼性質的運動？它的對象，內容，效果，方法又是怎樣？我們一向很少想到。因此，我們只能繼續過去文化運動上許多傳統的觀念，老的工作方式，對於運動真實的任務一向模糊。因此，在這新的時期中，不能正確的看清自己的實踐，只是機械的去把過去的傳統不分正確與錯誤，失時與合時的在重覆的執行。關於這，我們可以指出無數的事例。譬如近一年多來，文化運動犯了超文化的病症，文化運動常常現出包辦其他一切運動，代替其他的運動的傾向。因為運動的性質擴大了，結果是反把文化的特殊任務從運動中抽出，變為只有一種簡單的救國的呼號，看不出文化實踐的工作在那裏。因此，接着犯的就是對文化與政治的關係的機械的觀點。不從自己本身上反映出當前羣衆具體的救亡的要求，配合新的政治的要求，促進新的政治形勢的開展，而

反把文化作爲政治的尾巴，把一九二五年的錯誤同樣在這裏重演，文化與政治的關係，變爲文化直接由政策決定，使文化失了它的發展的獨立性。這樣一來，文化運動變爲直接的政治運動，不僅本身易於遭受客觀的打擊，同時因爲新政治形勢並未成熟，自己變爲完全手無寸鐵的孤軍冒險。這種超文化，無文化的的文化運動，結果是離開了意識的領域的鬥爭，自然不能蠶起全國大羣的人民支持自己的行動，擴大運動，這都由於對於文化運動本身了解不足之故，這對於「一二、九」以後的運動上，發生了很大的決定作用。

第二，因爲對於文化運動本身了解不夠，因此，大家的眼睛都只看見眼前的事物，忘記了文化運動本身的實踐，忘記了文化運動不能單作政治的投機。我們的路是要一步一步走的，過去在文化運動上走了一些什麼路，還有什麼沒有走，要繼續走，這些問題，因爲大家腦子太熱，一時想不起來。我們還中了

一九二五年的毒，以爲「五四」時代真的過去了，我們今日可以不管過去，我們要走什麼路，就走好了。殊不知中國過去文化上許多早熟的現象，已使自己的生長不健全，中國社會意識的複雜完全不如我們想像的簡單，雖然前進意識已否定了「五四」時代，但同時「五四」時代並沒有死，它仍爲今日大多數人所要求。今日的中國，在民族是要求全民族的解放，在意識領域，在全民族的頭腦，我們也要求全體的解放，不是要叫一切落後的人都來接受最前進的意識，而是要求按照他出生的社會層，自由發展。我們要使大家從封建意識解放出來，不管它向資本主義的自由思想，或社會主義思想發展。我們要這樣，才能使今日的文化運動，思想運動，變爲真正廣大的運動，那全民族的每一個份子才能掀動起來，那末，我們不能忘記歷史，我們要繼續過去文化運動所走的路程，凡是過去沒有走的路，還要補走的路，我們要在這時期來補充，

我們只有糾正了過去幾個時代運動中的缺點，我們才能擴大今日的運動，充實這一運動的內容。然而不幸得很這一點完全被我們忽視了。所以在這兩年來，我們雖然聽見有人慨嘆中國文化的空虛，貧弱，文化部門的寂寞，消沉，但沒有人提出具體的內容來。

第三，我們受過去不良的傳統影響太深，在這最近一年來，我們雖然已看見許多人在觀念上似乎已動搖了，但在行動中仍脫不了舊的傳說的支配，這很阻礙了新的運動的發展。關於這一方面的事例，真是舉不勝舉。我現在且指出幾件較嚴重的來說說。

譬如運動內的偏狹性，雖然我們在分拆當前中國社會形勢時，已認明了我們不能再有分裂，應趕快完成和平的統一，結爲民族陣線，並且我們自己提出了「民族」高於一切，不計前嫌，夙怨，只要他不是敵人的奸細，都可以站到

一塊來。雖然這些政治的口號並不能一時都發生效力，雖然社會各階層的成見，不見得一時即可消滅，但是在代表全民族的文化陣線上，應該怎樣大胆，誠意的來執行文化領域以內的聯合呢！自然，在形式上過去是已經做了一些的，譬如在一般著作人方面，和文藝作家方面等等，並且對於所謂中間人也能容忍一些了。但是許多人仍不能忘記過去的對立，不是自己的朋友，總不想叫他到自己方面來，同時自己也不想參加到別人的團體中去。暗中仍然保持一種分裂狀態。有人說，這還是過去的關門主義，不過，現在比較不同的是變爲半開門了。這種狹隘的觀點，自然會把運動收縮在一個框子內，自己能看見的人物，也不過是自己的周圍的一些。因此，這一定要發生出許多幻想來，不是誤將自己周圍這些小衆看作大衆，就是無端的自畫見鬼，疑東疑西。是的，關了大門，是不會有新鮮空氣的，因爲在門內無事可做，自己家內就吵起嘴來

我們在這一年多來，所看見的全文化領域的現象是，所謂進步的人看不起落後的人，看不見落後的人，後退的人不容忍前進的人，中間人變成一面罵東，一面罵西的瘋子。自然各人都在一個框子內，不是在框子內作大衆夢，就是在框子內謀防守與破壞，不然就是喝茶，打趣，罵，風雅，如是而已；甚至在同一框子內也發生內戰。這一種狹隘的觀點不丟掉，文化運動是不能開展的。

此外，我們所受到不良的傳統是公式主義。公式主義現在幾乎是一切文化部門中共同的現象，並且已有不少人注意到了。公式主義的來源是發生在理論與實踐分離。中國文化部門普遍的發生這一現象，我們曉得這不是那一部門的病症，而是中國文化運動與當前中國實踐不相一致，中國文化運動內容的空虛，沒有實際內容的結果。這也皆由我們過去根底的薄弱，我們的生活不充

實，與現實隔離。我們對於世界與中國的認識，都祇有一個模糊不清的輪廓，我們所學習的理論只是書本子上的概念，沒有與中國實踐結合，在中國實踐上沒有起什麼作用，所以反映到我們的文化各部門，到處都現出「差不多」的現象，令人覺得單調，貧乏，抽象，厭煩。譬如近一兩年號稱雜誌年，實則真不過「同一性質的刊物一出再出，同一內容的文章一投再投」，量的方面雖有增加，質的方面並無多大進步。其他表現在文學，電影，漫畫，音樂方面，也很為明顯，我們感覺今日真是公式的世界，我們除公式外，幾乎看不見具體的生活，和表現生活的文化，文化變成了公式的說教，自然，它在意識鬥爭裏不能起大作用，因為我們要說服羣衆是替羣衆解決問題，在解決問題中影響他的意識，離開了生活，單獨的以某一教條相訓示，是沒有作用的。

給我們很大影響的還有中國式的機械觀點。即死守過去的傳統，死抱着過

去一套老方式，老法門，不管時移世變，總唱着那一套老調子，演着那一套老把戲。這一種舊成見變成了一種新頑固，它在新的運動中，時時在牽制運動，它與舊頑固一樣是一切改革的大敵人，要說服這一種成見是不大容易的。它今日仍佔相當的勢力。

其他我們還可以指出一種封建的殘餘物，一種庸俗商業化，前者就是文化人中存在的幫口，後者是年來文化領域的商業投機，他們都間接的影響新的運動的開展。

文化界內一向號稱多事，文化領域內的糾紛，譬如就文壇說，就常常變爲混戰。每一次論戰發生，雖然外表上現出是一種意識鬥爭，但骨子裏却是另一回事，常常是人的問題。因此鬥爭不能用真理去說服。真理不能成爲解決紛爭的標準，因此問題總是越扯越糟，結果常常不得要領而罷，或是糾紛無限制的

延長。在同一陣線中，也不免「以牙還牙」，勇於「安內」的偉業。這對於羣衆的影響是怎樣呢？羣衆常常難於判斷曲直，站在一邊氣悶，或者大家走開，離開你們的領導，使起羣衆更和自己疎遠。這種幫口，是一切團體和組織中的結核病，它是封建的殘餘物，更是統一救國組織上的大敵，在今日反封建意識中，如果不把它清出去，它會起內的腐蝕作用。

至於商業的投機，那是最近一年多來特有的現象，它表現最明顯的地方是出版界。年來出版界競爭得非常厲害，不僅「同一性質的刊物一出再出」，甚或連刊物的形式，標題也完全模仿。今年的叢書運動又是一樣，看了人家出什麼，他也來模仿一套，大家紅着臉來做生意，眼睛看見的是銷路，那管文化不文化，譬如通俗運動，這兩年來，對於文化上的貢獻是不可否認它的功績的，但弄得近來，它變成了吸收顧客的招牌，意在迎合市場，多找顧客，通俗化

通過商業競爭的結果，一定要向庸俗化墮落。

以上我所檢舉出來幾種病症，只不過信手寫來，但中國當前文化運動如果滿身帶着這樣多的痼疾，却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為什麼「九一八」以後我們的運動不能開展呢，這問題大概用不着再解答了罷。

這也就是從五四到今日止，中國文化運動全過程中的現象，我們過去所幹的大概也就只這一點點，不滿足麼？自然不滿足。但不滿足不是看不起它，不重視它，我們十分寶重過去一切的努力，一切的經驗，因為這一切都是創造新的文化運動發展的條件。

第五節 中國文化運動新階段的淺見

「我們要求中國民族的新生！」這是大家的期望，不僅那一個個人是如此。

我不承認中國民族已趨於垂老或衰亡，我也不浮誇過去的繁榮與偉大。我更實踐的體會得今日民族的危機，是臨到了生與死的交界線，但我仍堅信中國民族不會滅亡，中國民族的存亡是決定在我們自己，我們在這危難中並看出中國民族的新生。

這不是我個人的幻想，這新生的曙光已從「九一八」昏暗的陰雲中一天天明亮了。到了今日，這光亮不獨在全社會各階層人們的眼睛中，可以看出，並且

反映到中國的政治上，反映到和平統一上。我不是一個對世事這樣容易滿足的人，我並不會把當前政治上的一線微光，看做月亮，但我重視這光，因為它可以是新生的起點。我們不能否認目前中國社會，中國政治都轉到了一個新的形勢，這一個形勢不僅在「九一八」以後這幾年中沒有，就是在一九二七年到「九一八」這一階段中也沒有的。我們可以說分裂了的中國，又復現出了團結為一的希望，這是什麼造成的呢？是國難，是全民族內各階層的人民普遍的受到生與死的威脅，在生死關頭考慮後一種民族的自覺。我們不能不結合為一，抵抗侵略，否則我們只有全體滅亡。這一種自覺經過這五六年的敵人的鞭笞，無限恥辱酸苦的日子中，現在算是放出了一道微光來了。

是的，我們要保住着這稀有的光，這微弱的火種，並且要使這星星之火，燒遍太平洋岸，使一切侵略的敵騎絕跡，但這不是單從希望，希望少數民族英

雄，或政治上有良心的人，不要再走錯路，而是要把這人民的願望，這尚是微弱的光，擴大到全民族每一個國民的腦中去，使這願望在每一個人的腦中發生反應，生出堅定的信念，造成一種強固的民族意識。大家舉起火炬來，將這光亮燃燒開來，要這樣我們才能保住這一點光，不被陰雲所掩蔽，不被盜賊所偷取。自然，我也不是說，我們就忽視這微弱的光，反轉來等待萬千的火炬，一切都不能等待，我們在政治上一點不應鬆懈政治上的統一運動，民主的要素加強，和實際的抵抗侵略的行為以及鞏固國防，但在意識的領域內，更一絲一毫也不能遲疑的要佈置一個空前廣大的全民族思想解放運動，一個嶄新的廣大的民族解放的文化運動。

文化運動不能再落到政治以後，做政治的尾巴，今後的民族解放運動，決不能缺少文化鬥爭的一面。今後的文化鬥爭不獨是政治鬥爭的一部份，而且是

它的前衛。今日民族的自衛行動，不僅只維持現狀，維持這半奴隸的生活，而是由自衛而解除一切束縛，改善民族生活狀況。今日中國民族的解放，不再是像歐西過去的民主革命一樣，重步帝國主義的後塵，自己也走到他日侵略別人的前途去，而是澈底執行民主的理想，改變合理的生產關係。我們的前途非常廣大，但我們的工作也非常艱困。這偉大的行動，要有與之相適應的理論去指引，要有偉大的文化運動作它的前導，今日我們不僅在客觀上有這樣一個新文化運動的要求，就是在條件方面也可說具備了。

今日也再不容我們空談什麼「中國現在需要什麼文化」，還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全盤歐化的資本主義文化」？「保存中國固有文化」？「社會主義的文化」？「反抗的文化」？「國防的文化」？……等等。這一切離開中國實踐的問話，我們可以暫時不管它。新的文化運動，並不是不管過去，離開過

去，再來要一套新花樣，新的文化運動仍是繼承過去，從舊的中間發展出來的。這一個新的運動只是中國文化上的一個新階段，這階段是由中國社會實踐的內容所決定，這一新的階段，我們應該叫它什麼，「新起蒙運動」，「愛國主義」？「……」？我們暫時也都可以不管它，我們所要認明的只是它的特點，它與過去的有什麼不同處。

我們在本篇開首就說過，今日中國社會與政治上都有一種新形勢，所謂新的文化階段，自然可說就是這一新形勢下的文化的陣容，反映這一階段的中國實踐的文化運動而已。但這一種說法，決不是把文化運動單看做政治的尾巴，以為文化運動完全由政策所決定，恰恰相反，我這裏所謂反映實踐，反映政治上的要求，不是直接的反映政治，而是從廣大的羣衆方面反映羣衆的要求，文化運動有它的相對的獨立性，有它的本身任務，新的文化階段，最最緊

要的是要糾正過去對文化運動不正確的觀點。我們先要從解放自己這一觀念開始，不然，我們根本就不能了解今日的運動。

我們單祇抽象的說明了文化運動的概念還不夠，我們要求的是實踐，什麼是今日的實踐呢？這一方面我們不能忘記過去我們走了一些什麼路，我們怎樣來繼續。其次就是商討我們現在要走的路。現在我們的文化任務，在上面已經約略提到，是澈底解放我們全民族同胞的頭腦，使大家明瞭國難及自己的前途，並且共同來解決國難，創造自己的前途。解放！是的，解放！澈底的解放！這是我們當前的口號。我們全國同胞的腦子，大多數還是被封建意識所束縛，少數青年又被另一套「美麗」的或虛幻的模式所昏迷，無數的人正徬徨十字街頭，變成了完全的虛無主義。今日中國的思想陣線，真的左派並不真的是大多數，真的新式的右派，更是少數的少數，最大多數的是可左可右的老百姓。

姓，他們還在封建意識的殘夢裏。今日中國出現的思想鬥爭，如果單從數重來說，那只是少數和少數的鬥爭，大多數人並未參加。辛亥革命，老百姓大致都在夢裏，「五四」運動只解放了幾個中等社會的青年男女，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國民革命，那影響雖然比較很大，但被解放了的範圍也僅及於都市的一部分工人和國民軍經過地帶少數的農民和自由職業者。當前的國難也僅使直接被侵略的同胞腦子起了很大的變化，其他各省的同胞的印象還不夠深刻。封建意識還是支配大多數人的思想，和習慣。過去的文化運動並未掀起過真正可算得全國民思想的波浪來，並未好好的負起過教育民衆的責任。「五四」是比較有收穫的，因為它真的算是一種多方面的解放運動，可惜到現在還沒有完成它的使命，許多人却瞎喊「五四」時代早過去了，中國的思想運動變爲一種跳遠，中間一段一段跳過去，現出許多早熟的不健全的現象。文化上所表現的是有左

翼文化，右翼文化，分得日益明顯，卻沒有中間的文化，中國社會的發展真正到了如此的對立麼？文化運動可以讓它這樣發展下去麼！不能，一千個不能！

我們現在社會的要求不允許我們在文化上造成這樣的分裂，同時思想運動和文化運動的本身上，也不允許我們這樣畸形發展，歷史決定我們的早熟性，我們雖然不能違反歷史的進程，但我們卻不能讓自己不健全，不能不趕快補充我們跳過的過程。我們今日的思想運動文化運動要綜合過去文化上的一切階段，補充過去未完成的工事，發展過去的工事。今日的運動，不是丢了過去，而是擴大範圍，在形式上我們幾乎可以說再來一個新的「五四」運動。這運動是澈底的來解放全民族的思想，對封建意識大清除。

所謂澈底的解放是以什麼為標準呢？

在當前的階段，我以為不應提出什麼思想的標準，既不需要左的口號，也

用不着右的口號。我們盡可讓思想自由發展，如果一定要有一個限制，就是只要合於「民主」的，不管什麼思想都得讓它存在，讓它自由發展。我在這一點與蔣弗華先生在「青年思想獨立宣言」中的主張大略相近，不過，我注意到的不僅限於青年。是的，我們要求思想解放，但不提出用什麼來代替，這裏要有絕對的自由。我們要使一個人對腐爛的思想動搖，捨棄，但我們並不希望他盲目的來相信什麼，我們希望他在動搖後，能自由的用腦，自己去想，他是屬於那一社會層的人，他要那樣想，就那樣想。我們不必干涉，也無法干涉，因此我們今後的文化運動，不僅要有比「五四」時代更大的範圍，還要比「五四」時代有更多的自由。這樣才能使每一個國民思想活躍起來，我們即令在某些地方要糾正它，要與無數人的封建意識相鬥爭，那也要先使他們的腦子活動才行。

所以，今日在中國思想運動上，絕對不允許有什麼統治，你個人腦子愛紅，愛白，我們可以不管，也讓你自由，但絕不允許你用紅白作統治的標幟，不能讓紅白束縛人家的思想的解放，要這樣，思想運動才能活潑，充實，中國民族的「靈魂」才能再生。但怎樣來把過去這一畸形的發展拿轉過來呢？這自然要費一番力氣，但如果不克過去的許多成見，那思想解放的前途是很可悲的。

文化運動是思想運動在文化各部門具體的表現，思想要求自由，文化上過去的偏見是不能讓它繼續存在的。文化運動中既然也要自由，文化統治當然是不合理的說法了。文化陣線這一個名詞，在自由的空氣下，只是民族陣線在文化方面對外的名詞，在對內的意義上，雖然也可說是與漢奸文化陣線立於對立，但漢奸既成爲漢奸，已經不是民族的東西了。其他的意義，就僅在民族陣

線內部一種分野上。文化陣線內部應該包括全民族各社會層的文化活動，是一種極端綜合豐富的複雜體。在這一階段，它是被民族自衛與解放這一生與死的共同利害關係所結合。在這一結合中，最高的共同盟約應該是民族利益高於一切，咱們一致對外，搶救危亡，咱們兄弟間其他一切絕對自由。

這一複雜體中，不是包含了無數的矛盾麼？這自然是事實，我們無法否認。因為社會本身有矛盾，思想上有矛盾，反映在文化領域也自有矛盾。矛盾是真實的反映，但我們不要怕矛盾，因為怕也無用，這是客觀的事實。但當前我們的意識內既然以民族意識看做第一位，其他的矛盾，雖然存在並不是不能共同相處的事。有矛盾自然也有鬥爭，但這時的鬥爭既然以不能妨害共同的結合為原則，又不主張誰來統制，那是儘可讓它自由存在，沒有關係的，我們儘可放心。

要在這一種基調上，才能建立真正全民族的文化運動，「五四」運動雖然也具有相當的自由，但不是一種意識的運動，至少在運動開始時，是沒有看見運動發展的全貌的。今日的運動既然是綜合了「五四」，一九二五年的國民革命，以後的社會科學運動，「一二·九」以後的救國運動，它是一種醒覺的民族的自覺運動，是一種繼續並擴大以上各階段的未完成的工作。同時在當前政治的新形勢下，反映着廣大羣衆的新要求爲任務的，所以這是一種比任何階段都是一種更高級的運動。

這一運動的基本內容，在原則上我贊同陳伯達先生提出的是：「反對異民族的奴役，反對禮教，反對獨斷，反對盲從，破除迷信，喚起廣大人民之抗敵和民主的覺醒」。

更具體一點說，這一運動要包括這樣的思想的內容！

一、接受「五四」時代「懷疑」的精神，繼續對於中國舊傳說思想作全面有系統的批評，深入的研究中國現存的複雜的社會意識。

二、闡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尤其是當前日帝國主義者所利用的「孔教」，和佛教。

三、補救過去中國思想運動早熟病，有系統的介紹近代思想，深化世界文化化的介紹。

四、特別清算中國今日的僞唯物論的思想。

五、清算過去文化運動各階段的錯誤，傳統，當前殘存的一切不良的影響。

六、選拔舊文化中的具有民族意識的要素，發展它。

七、培養獨立思想的精神。

要這樣，今日的運動才能變爲廣大而有內容的運動。民族鬥爭要變爲全民族的動員，非有一個深入全民族的廣大的文化運動不可。這運動將怎樣開展呢。

首先文化人，領導這一運動的知識者羣，或集團自己要經過一番思想解放，我們對過去要有自覺，自責，我們才能看清現實才能丟掉過去的一切不良的傳統，成見，接受這一階段的新的任務和創造適合新的運動的工作方式。

現在大家都應爲民族而謙虛一點，大家看清今日的中國，看看我們過去的工作，自己檢查自己的團體，陣營，和自己一番罷。我們過去到底做了一些什麼？我們不能欺騙自己啊！我們更不能欺騙歷史，歷史對於一個不忠實的集團或個人是最無情的。

事實總是事實，我們違背了歷史對於我們的責任，我們是要被歷史所拋棄

的啊！

我覺得，首先，文化領域內也要停止內戰。我已說過，今日的文化陣線只應該在對外的意義上發展，再不應該把力量濫用在對銷自己的力量上。要停止一切「此對此地」不需要的鬥爭，要撤廢一切束縛自由的文化統治，更不能喪心病狂的專事破壞，不圖建設。我們大家要有這樣一種反省。我們自己要不亂用一分力量除開爲了我們的民族，我們恥於濫費一分力量爲自己個人或少數的集團。我們在這政治復歸統一之時，文化領域內要特別提倡寬容，寬容，第三個還是寬容。過去一切的紛爭，紅臉，成見，和慘痛的事實，一概將它丟掉罷！我們不必注重形式上的什麼杯酒聯歡，而應很自然的各自停止一切不需要的對立，讓大家各自本着各自的能力爲民族服役罷。

我們將過去一切不需要的濫費現在轉到另一方向去。當前運動的範圍是非

常廣大啊！決不是少數個人或集團可以包辦得了的。我們儘可以各自拿出自己的長處來，爲中國文化的花園培植一點花木罷，即令自己沒有栽花的能力，就作些灌溉，剪草的工作也可以。國難期間絕不能看着作祇有戰爭，流血，祇應談到國防，以外的生活就可以完全不顧它。決不！我們爲民族抗爭，是爲了爭生存，要生存就有我們的生活，有我們的文化。雖然在民族解放過程期中，民族戰爭高於一切，我們在文化方面也應動員，配合着戰爭，但不能看得太機械，認爲這時代除喊口號，或用作宣傳以外，不要其他文化，一切文化人都應放下工作。一九二五年時代有些地方曾經犯過輕視知識的錯誤，那就是把文化看得太狹隘，現在我們不能再那樣。那怕在戰時，我們一樣需要教育，文學，藝術，科學，哲學等等研究工作，一樣需要電影，報紙，出版等等事業。一個有前途的民族，決不因有外敵，而現出輕浮，對於文化失去沉潛的努力。上一

節中我們檢舉出過去兩年文化界內許多病症，那些病症的根源，也大半都是發生於國人把國難與文化的關係看得太機械，太浮面，所以發生那許多病症。現在我們要糾正那些錯誤，絕不僅是把他們檢舉出來，單用理論來說服，而是要剷除那些病症發生的基礎。如果我們大家把胸襟擴大一點，把國難與文化的關係有正確的認識，我們不白費力氣用在不需要的內爭上，讓大家自由，各盡所能，重視自己的本身工作，我想，文化的內容，自然會呈出複雜，多面，生氣勃勃的現象來，不會感覺單調，空洞；大家都肯從事深刻的研究，公式主義不會發生；各自都肯致力真理的追求，門戶之見，幫口之爭，也無法逃過真理的審判，允其存在。因為大家分工得當，致力更專，文化上的投機現象，粗製濫造的作品一定因此少見。

再說到團結罷。文化陣線的團結並不單靠形式的集會，簽名主要的是要有

工作。我們要集中的是力，不僅是幾個人，集合一羣無文化工作「文化」人，那結合是等於沒有結合。如果我們真的尊重文化，准許大家自由，各有一長的人，誰會不肯貢獻出他的一長來呢！是的，救國是大家的事，用不着虛偽，談不到冷淡，自然也無需客氣，過於謙虛，救國的大門應向每一個人打開，你是中國人，（漢奸除外）你應該進來，沒有人有拒絕你入門，向你索門券之理，不必拉拉扯扯，偷偷摸摸，也無須驚惶惶惶，徘徊不定。

我們認清了文化的任務，把眼睛望着羣衆，用自己的特殊文化手段，忠誠的把羣衆的要求表現出來，只要是當前存在的事實，你不必論它美醜，都可以把它表現出來。我們要求的是真實，我們要求的是具體，我們要服役羣衆的，不僅是宣傳一般的國難，主要的是替他們解決實際的問題。意識的鬥爭不單止表現在長篇大論的文章上，同時應該表現在一段談話中，通信裏，不論什麼時

間，什麼地點，也不論什麼形式。總之，意識鬥爭範圍非常廣泛，不能拘於一定形式，擺出文化權威的面目來。

這樣一方從橫的方面擴大我們的工作範圍，從縱的方面深化我們的工作，我們真要感到我們當前工作繁重，人手不夠，那裏還有人排斥人，發生無謂糾紛的閒情逸致呢。

一切新的工作方式，也只有在工作的實踐中才能產生，空喊創造新的工作方式是沒有用場的。其他一切話，實在也用不着多談，現在我們最嚴重的關鍵，還在認清自己，文化人的自我醒覺。新的運動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也不會突然有一隊文化選手從那裏跳出，新的運動仍要由舊的人出來導演，新的運動的開展仍然屬諸昔日從事文化工作的人們。

中國今日的實踐要求我們有一個新的文化階段。這一要求當前是課於全國

從事實際文化工作的人們的身上了。

如何把握住當前新的形勢呢？

如何把握住當前文化發展最實踐的任務呢？

如何檢舉過去運動中的錯誤，糾正過去的錯誤呢？

如何突破當前的苦悶，展開新的運動呢？